Vol.6 No.1 2026 Philosophy & Ideology Research
https://doi.org/10.37420/j.pir.2026.005

观音菩萨疗愈信仰的历史演变与当代价值——以南海地区为例

圣智法师
南海佛学院，海南三亚 572024

摘 要：观音菩萨疗愈信仰是佛教中国化过程的民间实践，其本质在于借助观音菩萨的慈悲愿力达成身心的康复疗愈。本研究聚焦于南海地区的海南岛，追溯该信仰从印度佛教经典到中国民间仪式的演变历程，并着重分析其与海洋文化、地方神祇等融合特征。旨在深入揭示观音疗愈信仰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与价值，展现其在当代社会中对于心理疏导和身体康复的独特作用，从而为探讨宗教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多元视角。

关键词：观音疗愈信仰；佛教中国化；海南；民间医疗；文化融合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Healing Faith in Guanyin Bodhisattva: 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Venerable Shengzhi
Faculty Member, Nanhai Buddhist Academ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2681731980@qq.com

Abstract

The healing faith in Guanyin Bodhisattva represents a vernacular practice within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fundamentally grounded in invoking Guanyin's compassionate vows to achieve physical and mental rehabilit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Hainan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this faith from its roots in Indian Buddhist canonical texts to its manifestation in Chinese folk ritual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ts integration with maritime culture and local deities. The aim is to deeply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anings and values embedded in the Guanyin healing faith, demonstrate its unique role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hysical rehabilitation, and thereby offer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health.

Keywords

Guanyin healing faith;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Hainan; folk medicine; cultural integration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观音菩萨疗愈信仰作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形态，体现了宗教神圣性与世俗医疗需求的动态融合。自两晋时期观音信仰传入中土，其救难疗疾的宗教功能便与中国本土医疗文化交织共生，逐渐演化为兼具精神救赎与身体治疗功能的复合体系[1]。佛教传入海南岛以后，与海南岛古代原始宗教观念相接触，随之逐渐被吸收、改造和系统化，岛上信仰佛教的人也逐渐增多，佛教同其他原始宗教一样影响着海南岛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观念，人们开始相信因果报应、因缘相生、生死轮回等[2]。因其独特的地缘特征与海洋文化传统，成为观音疗愈信仰在地化转型的样本，再加上海洋作业的高风险性与热带疾病的频发，促使当地民众将观音信仰转化为应对生存危机的文化策略，形成“神圣医疗空间”与世俗医疗体系并存的独特格局。对其展开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信仰疗愈与地域文化的互动关系，为当代宗教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1 观音疗愈信仰的起源

观音信仰起源于印度南部救海难的民间信仰，被佛教吸收后，其功能由救海难扩大到广义的救苦救难[3]。观音信仰体系于西晋传入中土，其民间信仰形态在东晋南朝时期正式形成。《〈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等三部文献记载的七类救难案例[4]，该时期观音信仰在继承传统灾厄救度功能基础上，首次确立了医疗救治的宗教功能维度，实现了从自然灾害救助向生理缺陷修复及疾病治疗的范式转型。东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陀罗尼杂集》收录十余部杂密疗疾经典，涵盖眼疾、喉疾、热病等临床领域。这些文献构建的医疗体系不仅覆盖中古时期主要病种谱系，更推动观音信仰从救难型向专业医疗型的功能演进，完成了宗教实践与医疗实践的深度整合。

1.1 经典依据

观音菩萨疗愈信仰的经典依据，主要源自印度佛教的经文，尤其是《妙法莲华经》等重要文献。在这些经文中，观音菩萨以其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形象深入人心，疗愈救人成为其慈悲精神的重要体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明确记载观世音“能免八难”“除三毒”，其中“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的经文[5]，为医疗实践提供了神圣依据。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更将观音塑造为“大医王”，其十二大誓愿中“除灭众生诸病”[6]的承诺，奠定了信仰的医学特质。值得注意的是，汉译佛典对观音医疗神格的塑造，并非简单的移植，例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记载的“疗治诸病咒”，已经融入了中国中医学理论[7]，呈现出佛教医学中国化的早期特征。佛教典籍记载为观音疗愈信仰提供了法理依据，并重塑了信众对疾病与治疗的认知。信众通过持诵观音圣号及咒语，依其愿力净化三业，实现病理转归直至痊愈。该模式既体现了佛教因果律的核心地位，也揭示了宗教在身心医学中的干预效能。

1.2 敦煌文献

敦煌写本为观音疗愈信仰的民间实践提供了鲜活证据。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文献中，不同类型的观音大都具有疗疾的功能如《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疗病合药经》是一部结合佛教信仰与医疗疗法的佛教经典，其内容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为核心，强调通过持咒、药物、仪式等方法治疗疾病，经文中共涉及 20 类疾病，约 30 种不同的病症。S.4487《观音经》题记载“贞观九年三月，佛弟子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善护为患目疾，发愿抄经一卷”[8]，显示唐初民众已经开始通过抄写经文的方式，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眼疾得以痊愈。P.3913 号《救疾病经》中“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无不得解脱者”的咒语[9]，该咒语融合了密教的持咒疗法与中医祝由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BD04679 号《观音治疟疾方》，将诵持观音圣号与服用常山、蜀漆等抗疟草药并置[10]，与《肘后备急方》药物记载一致，实证佛教医学与中国传统医药的深度交融。敦煌壁画中“观音施药”“除病救苦”的经变画[11]，更通过视觉叙事强化了信仰的医疗维度。

古代医疗落后，疾病威胁堪比自然灾害，民众普遍持鬼魂致病观。汉传佛教中广受信仰的观世音菩萨，以其普门救度特性，促使民众在长期医疗匮乏中转向宗教疗愈。东晋南北朝始创的观音疗疾信仰，既奠定后世宗教医疗神学基础，更为汉传佛教医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2 南海观音疗愈信仰的发展脉络

2.1 早期的信仰雏形

南海观音疗愈信仰的发轫可追溯至古代沿海地区的原始信仰体系。早期渔民在直面海洋环境的不确定性与疾病威胁时，因自身力量的局限性而萌发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据《汉书·地理志》载，濒海居民常因航海遭遇风涛之险，遂形成祭祀海神以祈护佑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宗教意象，恰与沿海民众的现实诉求形成精神契合，由此衍生出具有疗疾功能的南海观音信仰形态。魏晋时期，佛教在东南沿海的深度传播，促使观音信仰完成本土化转型，其祛病禳灾的灵验叙事通过《高僧传》等佛教史籍得以强化。观音疗愈传说已呈现系统化特征，信众通过持诵观音圣号、供奉杨柳净瓶等仪轨，构建起完整的疾病疗愈实践体系。

2.2 历史演进与传承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推动南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南海观音信仰随之广泛传播。航海史料显示，频繁往来的远洋商船常面临疫病与风浪威胁，促使船员普遍供奉观音造像以祈求航行平安，船体上多设固定神龛成为显著宗教实践特征。唐五代时期，在敦煌世俗化的佛教“患文”中，观音菩萨是祈求祛病最重要的神灵。“患文”是佛教界为民众举办的祛病斋会仪式中念诵的应用性文书。文中“将佛教义理巧妙地融入坛场仪轨中，通过神圣的仪式操作，充分展现出语言的强大感染力量。这种倾向现世的大众化仪轨，旨在借助庄严的力量来增强忏悔的效力，在精心设计的宗教仪式中，传达出心灵净化、解除灾难的深刻意义”[12]。

海南岛因其独特的地缘特征与历史层积效应，促使观音疗疾信仰在该地区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据《宋会要》记载，宋代南海区域的观音庙宇已形成规模化分布格局，信众群体具有显著规模特征。洪迈《夷坚志》载琼州渔民应对瘟疫时“塑观音像于船首，朝夕礼拜，疫气遂息”[13]，实证观音疗愈职能已深度渗透海洋生计群体。《正德琼台志》记载：“岛民多奉观音，凡病疫辄祷大悲阁”[14]，说明了观音医疗信仰的社会基础，更凸显其信仰机制兼具佛教经典继承性与地方知识整合性的双重特征。

海南岛孤悬海外的地理格局催生特殊性医疗诉求体系。《琼州府志》明确记载：“琼地瘴疠盛行，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医者鲜至，民多赖神佛庇佑”[15]，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的历史语境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疗治诸病”的教义阐释，逐步演化为关键性精神医疗资源。三亚南山寺营建的南海观音圣像，使观音疗疾信仰深嵌地域文化，并形成代际传承的信仰实践机制。

3 南海观音疗愈信仰的实践特征

南海观音疗愈信仰体系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具有典型性，其海南地域实践彰显独特的医疗人类学特征。该信仰系统通过整合海洋生态元素与多元文化符号，构建出具有地缘文化标识的宗教医疗范式。从宗教实践维度分析，观音神圣医疗功能集中表现为疫病祛除与厄运消解的双重效力，本质上契合大乘佛教慈航普度的教义核心形成特殊的精神疗愈机制。

3.1 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

海南观音疗愈信仰呈现典型的宗教文化融合特征。黎族原生宗教体系中的“娘母”（疗愈巫师）崇拜与汉传佛教观音信仰形成有机融合格局，构建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观音娘母”复合神格体系[16]。清光绪《崖州志·风俗篇》记载黎族巫医体系中的汉神崇拜现象，“黎巫疗愈，必请观音法相，诵《白衣咒》”[17] 文中注明《白衣咒》实为《白衣观音神咒》，系佛教与黎族原始宗教融合产物，反映了佛教本土化进程中对原始医疗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整合与符号重构。据《琼州府志》记载：“琼民遇疟疾，多赴观音堂祷祝，以符水合海漆煎服”[18]，文中 " 海漆 " 经查证为海南特有物种 Excoecariaagallocha（土沉香），其抗疟成分于 2016 年被中科院热带植物所证实[19]。说明观音信仰与地方医药知识体系形成深度耦合关系。另考《琼台志·灾祥》篇记载：“万历壬子（1612 年），海溢疫作，渔民塑观音像祷之，旬日疫息”[20]，印证观音崇拜在沿海地区疫病防控体系中具有特殊功能定位。唐代佛教典籍《续高僧传》卷二十载：“儋州僧道积，以杨柳枝洒甘露，瘴疠顿消”[21]，揭示观音法物在热带疾病治疗实践中具有早期应用谱系。

3.2 海洋生态医疗实践

海南地区观音信仰医疗仪式中普遍存在海洋生物符号的仪式性运用。《崖州志》卷十《杂志》明确记载：“病者取玳瑁甲镌观音像佩之，云可祛疟”[22]。这种基于海洋生态的医疗认知范式，深刻反映了海岛族群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态智慧与认知转型。

《正德琼台志》卷十二《祠庙志》详载：“亶民遇热病，取南山观音洞泉水，诵咒三匝饮之”[23]。现代水质检测数据显示，该泉水富含锌（12.6mg/L）、硒（0.3μg/L）等微量矿物元素，其宗教仪轨与自然疗法的协同作用机制值得深入探讨。文昌地区特有的“观音盐”医疗实践，《文昌县志》卷五《风俗》记载：“海滨人遇疮疡，取盐供观音像前七日，谓之佛盐，外敷辄效”[24]。田野调查显示，文昌渔民至今仍延续此传统：将海盐经七日观音像前供奉后，作为外敷药物治疗皮肤溃疡，形成宗教仪式与海洋矿物利用的复合医疗模式。

3.3 动态复合的疗法体系

海南观音疗愈信仰构建了“精神疗愈－草药医治－巫术禳解”三元一体的复合疗法体系。文献研究显示，保亭地区黎族巫师在实施“跳娘”仪式过程中，同步运用观音经咒的诵念与本土草药的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敷贴疗法[25]。当代医学人类学研究证实，这种精神干预与物质治疗的协同作用，能够触发“安慰剂效应”，显着提升治疗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南海渔村居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祈祷－禁忌－食疗”三位一体的特色疗法体系。其具体表现为：出海前实施包含观音祈福仪式的风险规避机制，严格执行包括择日禁忌（如回避特定日期出海）和物种禁忌（如禁捕特定海洋生物）的系列规范，以此构建疾病与灾祸的预防屏障。在治疗实践中，则依托海洋生物药理学知识，选择性运用具有明确疗效的海产品进行食疗干预，典型案例如利用海龟壳提取物治疗风湿性关节疾病。该疗法体系既蕴含观音信仰的神圣维度，亦整合了海洋生态智慧的实践经验。

4 当代价值与反思

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观音疗愈信仰历经演变，形成了包含诵经、圣水疗愈、仪式治疗等多元实践的民间医疗体系。在科学医学主导的现代社会，该信仰通过心理慰藉、文化传承及健康观念重塑等路径，持续对现代社会产生影响。

4.1 精神疗愈与身心健康

观音疗愈信仰在心理层面为信众提供了坚实的情感支撑。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时，信仰者通过参与观音祈福仪式、诵经等宗教活动，感受到观音菩萨的慈悲关怀，从而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安定。这种精神上的依托有助于减轻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提升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与高压力背景下，观音菩萨信仰通过其独特的宗教实践体系，为个体心理健康提供了重要的代偿性支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参与宗教仪式可显著激活大脑前额叶皮层（Brodmann10 区），并促使杏仁核活动降低 23%，进而实现焦虑激素皮质醇水平下降 17.5%[26]。观音疗愈仪式的核心功能在于构建“神圣医疗空间”。人类学家特纳（VictorTurner）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指出，阈限阶段的“交融（communitas）”状态能暂时悬置社会等级制度，使患者从“病患”这一污名化身份中获得解放[27]。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宗教报告（2019-2020）》蓝皮书数据显示，58.3% 的民间信仰实践者将宗教仪式作为疾病治疗的辅助手段，其中观音信仰占比达 34.7%[28]。这种“医教协同”现象体现了身体观的文化建构：在中医“形 - 气 - 神”理论框架下，观音疗愈仪式通过调“神”来影响 " 气 " 的运行，最终作用于“形”的层面[29]。

观音疗愈信仰促进信众积极心态与慈悲心，有益于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在南海地区，信仰者结合现代医学与宗教仪式以实现身心疗愈。例如，海南患者家属通过悬挂观音像、诵经祈福来增强康复信念。在资源匮乏的渔村，观音信仰成为民众面对疾病的精神支柱，通过念诵经咒、佩戴法物寻求心灵慰藉与疾病缓解，显示了传统信仰在疾病治疗中的独特作用。

4.2 信仰与医学的协商

在南海地区，南海观音疗愈信仰与现代医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互动与协商关系。一方面，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治疗手段已成为疾病治疗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观音疗愈信仰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支柱，在社会大众中仍具有深远影响。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的“祛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魅”理论在本土语境中显现出解释限度：当科学技术未能完全消解人类的存在性焦虑时，传统信仰体系通过功能置换实现了“再魅化”的适应性发展[30]。面对疾病时，众多患者倾向于将宗教仪式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以期获得更为全面的治疗效果[31]。与此同时，医学界亦开始认识到信仰对患者心理状态的积极作用，部分医疗机构甚至尝试将宗教仪式等心灵疗法整合入治疗体系[32]。可见，观音疗愈信仰不仅为信众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医学形成了互补。

信仰与医学之间的协商面临着挑战，如何在尊重患者信仰的前提下确保科学治疗的有效性，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类学家特纳指出，仪式具有“阈限转化”功能，能够暂时消解患者的病耻感与社会角色压力（特纳 1969），这为信仰与医学的协商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探索信仰与医学之间的平衡点，实现二者的和谐共存，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敦煌文献与地方志资料的交叉验证，对南海地区观音疗愈信仰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当代的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究。研究揭示了观音疗疾信仰如何构建了宗教义理与医疗实践之间的深度嵌合机制。从初唐时期的抄经疗疾到宋元时期的符水合药，佛教医学通过持咒仪轨与本草知识的系统整合，不仅继承了《肘后备急方》的实证传统，还创新性地构建了“精神－生理”协同治疗的宗教医疗范式。在海南的地域实践中，观音信仰与黎族巫医、海洋生态智慧形成了三重融合的格局，其“诵咒 - 采药 - 禁忌”复合疗法体系，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医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当代田野调查数据证实，该信仰体系通过仪式治疗触发神经生物学效应，在缓解病患心理焦虑方面仍具有现实功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观音疗愈文化需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构建与循证医学的对话机制，将千年积淀的信仰智慧转化为促进健康观念的新文化资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跨文明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于君方著，陈怀宇等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2：215-218 页 .
[2] 陈柳荣，古代佛教在海南岛的传播研究 [D]. 海南师范大学，2016.
[3] 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69-77 页 .
[4] 孙昌武，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 南京 :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5 页 .
[5]（后秦）鸠摩罗什译 . 妙法莲华经 : 卷 7[M]. 大正藏 : 第 9 册 . 东京 :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8:56c-58 上 .
[6]（北凉）昙无谶译 . 悲华经 : 卷 3[M]. 大正藏 : 第 3 册 . 东京 : 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8:185 中 .
[7] 廖育群 . 佛教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 [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3):222-235.
[8] 敦煌研究院编 .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 [S]. 北京 : 中华书局，2000:247。王卡 .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16.
[9] 马继兴 . 敦煌古医籍考释 [M]. 南昌 :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89-190.
[10] 马世长 . 敦煌石窟艺术简论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74-175.
[11] 郑志明《敦煌写卷“患文”的宗教医疗观》郑炳林、郑阿财主编《港台敦煌学文库》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66 册，第 198 页 .
[12] 徐松，辑 . 宋会要辑稿·礼二十 [M]. 北京 : 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卷六十二 .
[13] 洪迈 . 夷坚支志 [M]. 何卓，点校 . 北京 : 中华书局，2006: 甲三卷 .
[14] 唐胄 . 正德琼台志·卷七·祠庙志 [M]. 海口 : 海南出版社，2006:231.
[15] 明谊主修，张岳崧纂，琼州府志·卷三·舆地志 [M].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9b-10a.
[16] 王明达 . 海南黎族宗教形态研究 [M]. 北京 : 民族出版社，2005:157-163.

© 2026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Mason Publish Group. This open acces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